

曾文正公書札卷二十

覆沈中丞

近日風波之惡迥異尋常僞忠王率蘇杭全股十餘萬援救金陵已撲攻七日夜百計斷我餉道幸已勉力支柱該逆又以西瓜開花礮打入營內驚心動魄我軍人少數倍病者太多只能苦守不能出剿深慮難於持久逆首黃老虎等由東壩窺竄甯國鮑軍派去六營挫敗一次幸春靈病愈由蕪湖回甯凱章曰內亦愈凱章入城守埭靈軍城外紮營甯郡或可保全但慮病者太多不能力剿又慮賊以一支牽綴一支內竄南陵青陽窺伺祁門景鎮兩處水師病卒亦多楊軍門病尚未愈上下千餘

里布置散漫又分船至泰州上海等處兵力彌單不料賊自東
壩抬船入丹陽南漪等湖將由蕪湖金柱出江殊恐無以制之
統計金陵甯國水師三大端一有疏失全局決裂中夜以思寸
心如灼敬求盡畫挽救萬一陳拔山劉勝祥已至景德鎮否該
處礮堡旣成三千人儘足堅守請飭多備米糧子藥預儲堡內
練兵章程甚爲妥善惟口糧究加若干大咨尙無確數加糧拔
缺二者乃鼓舞弁兵之實用閒或遇案保舉亦不可少綠營積
衰之後非大加獎率不能振也司道京米一詳殊不愜意入倉
之弊商人裹足弟亦夙有所聞而不甚知其詳閣下洞悉情僞
敬求縷晰指示弟當附片密陳并請不問旣往今根本之地如

此空虛吾輩安忍不一盡言以冀寸補王吉雲同年之事殊難
說法自林米案定之後言官又追劾次青必欲加罪諭旨飭
左帥與弟查辦而未令會奏現尙不得繫解之法吉雲已定之
案更難無端著議憫默而已

致左中丞

前奉上一緘請飭薊軍先攻涇安爲救援徽州之地亮達荃鑒
以近日軍情觀之竟不能不請薊軍一援甯國僞忠王在金陵
舍弟營後百道環攻并有西人落地開花礮驚心動魄業已苦
守八晝夜該逆更迭換班我軍無人可換且病者過多萬難久
支又聞僞侍王於閏八月十四日自龍游起行續至金陵舍弟

之力以支忠逆全股猶形竭蹶萬狀豈能再支侍逆一股此時
若得一支勁旅從采石打下金陵一軍乃有解圍之望春霆自
蕪湖力疾回營此時欲由采石以援金陵不得不專靠鮑軍而
鮑軍爲甯國之賊所牽制萬不能動動則徽甯全局糜爛矣不
得已求閣下飭薊軍由徽達甯支持楊黃胡諸賊騰出鮑軍由
南陵蕪湖下援金陵至禱至感由龍游壽昌至徽不過三百里
由徽至甯郡二百二十里薊泉若能趲行十日可到鮑由蕪湖
采石赴金陵亦不過十餘日可到鮑公一至采石忠逆或可解
圍以去全局所係舍閣下無可籲救者

致蔣薊泉

頃接公牘得悉雄師克復壽昌後連破太平祝家油埠裘家至
爲佩慰惟據稱僞侍王帶賊三四萬回援金陵則皖吳局勢彌
形危急大股圍撲金陵營盤晝夜不息分班迭進雖已堅守八
日夜而病勇太多勢難久支若又增侍逆之眾眾寡懸殊深爲
可慮他處別無大支援師惟有鮑軍尙可就近調援金陵而春
霆久病新愈其軍又爲甯國之賊所牽綴不能抽動動則徽甯
糜爛萬不得已敬求閣下督率全軍卽日進援甯國防剿楊黃
胡李諸賊騰出鮑軍由蕪湖采石以援金陵至感至禱若台旆
尙在壽昌龍游去徽州不過三百里去甯國五百餘里趨程十
日可到務求稟商左帥迅速定議成行救焚拯溺莫喻斯急除

尊處外別無可求之援也

致左中丞

昨奉達一緘請薊軍防剿甯國騰出鮑軍由采石下剿冀解金陵之圍亮達荃鑒頃得舍弟信業已苦守九晝夜幸得保全惟地方太寬病者太多賊更番進攻并未休息且渠尚未知侍逆將自浙繼往金陵殊難支持春霆病已大愈惟勇丁病者尚多難以出隊賊尚未猛撲郡城惟壹意阻我糧道疊據逃出脅從人供稱楊胡黃李諸逆決計上犯江西以爲就食之計金陵之圍不解江西之防不固二者皆關係極大務祈閣下迅撥薊軍馳至徽州旌德一帶能徑至甯國與楊黃胡李相持抽出鮑軍

下解金陵之圍上也卽不然能於石埭太平一帶截斷上犯江西之賊亦猶不失爲次也否則賊蹤一入饒景無論官軍得手與否而賊志斷不回竄必蔓延江西腹地矣馬融和一股今春救廬州不及由河南竄入陝西飽掠而東比又由河南竄至黃陂孝感將由皖北回援金陵皖北空虛已極各城均恐不保祈閣下爲我力籌補救之法文忠死希菴歸此間竟罕共謀大局之人每有大調度常以緘咨敬商尊處公每置之不論豈其未足與語耶盍亦箴砭而推挽之

覆左中丞

兩次惠緘敬悉所論避賊大圍包抄之法歷歷堪記舍弟不明

此義以二萬紫雲花台爲僞忠王大圍所困弟亦自愧見之不
確不於六七月間飭令早退以避長圍而取活勢舍弟雖堅守
半月幸託無恙而爲洋鎗洋礮所苦傷者太多恐難久支又經
旬北風凡銀米子藥援兵均不能運載下行尤爲焦灼承示極
力共謀皖南斷不先越後吳敬感無已綜計敝處局勢可慮者
四端金陵久困無援一也甯國縱能倖守亦恐賊從南陵青陽
上犯祁景二也東壩抬過賊舟甚多厚菴未痊恐其衝出大江
三也馬融和一股由湖北下竄皖北各城空虛四也求閣下迅
速飭薊泉一軍由徽入甯或仗大力挽回前二端之厄至禱至
禱

致沈中丞

舍弟金陵一軍已堅守十三晝夜可冀勉力支撐惟該逆純用
洋鎗洋礮我軍以大礮火毬禦之遠不及其精利而所費火藥
極多聞每日用至七八千觔危迫之至安慶火藥現不滿四萬
觔且北風太大寸步難行敬求閣下惠協火藥三萬觔羣子萬
觔火繩萬盤由陸路運至九江裝運民船雇輪船拖帶東下至
金陵大勝關登岸務請派一賢員專司其事昨咨請飭撥之銀
能帶二三萬至金陵更妙

致李希菴中丞

尊疏奉到 批諭因羅椒生司農一奏 諭旨催令閣下迅速

赴營計日內聞金陵甯國奇警中外必續有具奏者恐催閣下
赴營之 旨行將絡繹不絕而迫望台旆早來者以鄙人爲最
切然不到十分艱危不忍奏請台旆遽出想彼此相印相亮耳
舍弟金陵營盤自閏月二十日以來業已堅守十六晝夜初五
早出濠一戰攻破賊壘八座殺賊近二千王可陞一軍可入濠
內幫同防守仰託福庇或可化險爲夷鮑春霆以病者傷者盡
置甯國城內簡選精銳紮營城外甯郡一城凱章主守春霆主
戰或不至遽形決裂耳

致蔣薌泉

前接公牘知僞侍王赴援金陵卽經函請貴軍馳赴甯國不知

何日可到頃接朱雲崖信甯國縣城失守藩籬已弛朱雲崖守旌德唐桂生守徽州兩城日內必極喫緊朱唐二軍兵力本單病者太眾只能登陴堅守斷難出隊接仗恐該逆扼截糧道不堪設想務求雄師星速進援徽旌兩城如該逆內竄并求相機攔剿至懇至懇

覆郭筠仙

接閏月惠書敬承一切洋務不宜另設使者天下事一以常道處之則身心俱泰事本輕而視之過重以爲非宜卓哉至論久不見賈生今真不及矣觀唐中丞曾有信來力言特設使者之無益於事實中多切當之語將來亦可參采入奏鄙人不敢文

過護前或請閣下代擬一稿與薛公商定俟薛公來上游面商
一次果無疑義後咎者卽騰章上達矣僞忠王之在金陵百道
環攻不知何處萃聚許多悍賊洋鎗洋礮又聞掘明地道暗地
道又起土山以俯瞰官營決積水以灌我運道自閏月二十日
至九月九日晝夜攻撲并未休息舍弟多方防禦幸保無恙然
別無大枝勁旅從外夾擊恐無解圍之望不得已調王可陞程
學啟二軍均入濠內擬自內而出決一死戰其自外夾擊者現
惟調李世忠一軍尙未知能否得力此外別無外援可調程學
啟如尙未起行務乞閣下與少荃中丞力主其事自大股賊到
舍弟卽與厚菴常通書問盡釋前嫌此次糧路之獲保厚菴力

也

覆左中丞

金陵官軍自閏月二十至九月十二已守住二十三日頃又由蕪湖撥去千五百人都將軍撥援千八百人又在上海撥程學啟千人各營調齊仰託福庇或可轉危爲安若能出濠與之力戰一折忠侍諸逆之凶燄仿公上年三月樂平之捷尤爲大妙特蓄勢審機不能如公之精而弁勇又不如貴部之勁耳忠侍悉萃金陵楊黃胡李諸賊在甯國與鮑軍相持其破甯邑窺徽祁者必賴古劉一股窮餓無賴勢必拚命衝窺江西朱唐病卒過多必不能截其內犯之路務求閣下迅飭薊軍馳赴徽州先

剿此股保江西之餉源徽事定後仍乞薌軍至甯郡一行會同
鮑軍共剿楊黃等賊甯國得手則金陵之圍不攻自解矣

致李少荃中丞

天未得惠書想松滬土氣穩固民情和洽爲慰驚波駭浪近日
略覺恬靜舍弟不願調程學啟回援不欲掣尊處之局勢也如
程學啟尚未起行則請不必派來若業已起行則至金陵助打
一二仗後必飭令迅速回滬斷不久羈張樹聲等新招五營飭
令暫駐蕪湖騰出守蕪之周萬倬等赴春霆處助剿半月以內
必飭其由北岸回滬尤不久羈舍弟索洋鎗洋藥甚切想有書
達左右鄙人誠以在人而不在器謂和張洋鎗極多而無救

於庚申之潰公或可以少許酬之不宜多也

覆楊厚菴

郭柱臣殉節深堪痛悼良將難得忠勲久著卽日當會列台銜
奏請照提督例議卹以後望諄飭水軍不准登陸打仗聞閣下
曾坐舢板暨五色旗徧歷金柱關小河之內四面礮子如雨不
知確否以後務乞慎重切不可有意冒險內河陸賊太多貴部
水軍以專保大江爲要閣下尤不可輕入小河陸賊叢中至囑
至囑李朝斌於九月初一日自上海返棹歸來待渠三營回至
大勝關以上再請酌派賴陳回紮浦口炭船卽日設法遣赴下
游

覆李少荃中丞

嘉定已克尊處局勢已振駸駸有規取太倉崑山之意忠賊亦不無內顧之憂程學啟既紮南渡扼要之地自不宜抽動該軍以損全局舍弟亦累緘請止調程軍懼有損於尊處也白齊文之來非鄙意所願然既自尊處建議伊又欣然樂從此時斷無尼止之理惟有兩事須與約定一則舍弟困於長濠之內極不得勢常勝軍不可再入濠內或從下游之下關九洑洲進兵或從上游之采石太平府進兵庶收夾擊之效一則事機倘順收復金陵則城中貨財白軍不得大肆擄掠須一一查封以一半解京餘一半各軍勻分白軍酌多一倍亦可若不嚴禁搶掠則